

佳文共賞

圖書館提供 107.02.27

平凡 —作者：蕭詒徽（本文改編自《蘇菲旋轉》）

原來〈給愛麗絲〉不是給愛麗絲的。

德語的 Elise 唸起來是伊莉莎，伊莉莎白的簡稱。但可能也不是給伊莉莎白的，這首歌的原譜在一個名為 Therese Malfatti 的書中被發現，人們現在相信因為貝多芬的字跡太潦草，他寫的 Therese 才會被看成 Elise。

不過，也可能不是這樣。

有人說 Elise 可能是另一個叫做 Elisabeth Röckel 的女高音，有另一個人說應該是 Therese Malfatti 的學生 Elisabet Barenfeld。無論如何，沒有一個是愛麗絲，貝多芬後來也沒有妻子，〈給愛麗絲〉寫成的那一年 Therese Malfatti 還拒絕了他的求婚。

無數少年練習這首曲子彈給誰聽的時候，大概不曉得這些事，關於誤認，挫敗，還有橡木桶破了一個小洞滴著酒那樣反覆的兩個音。

人們總是說他又矮又醜，但是偉大。他會不會寧可自己一點也不偉大但高大英俊呢？於是，這個世上從來就沒有〈給愛麗絲〉這首歌，但貝多芬得到了愛麗絲。就沒有人會去討論愛麗絲是誰，路德維希是誰，他是不是會比較幸福？

我們希不希望一個比較幸福但不會作曲的貝多芬？

幸福是不是人類的天敵呢？

我們在快樂的時候比較軟弱，不幸的時候卻充滿力量。如果幸福太過普遍的話，這世上的美麗會減少的吧？高熱沙漠裡的甜葡萄乾，六十萬呎岩層下的鑽石，查爾斯·狄更斯的小說。我們在慶典、婚禮還有聖誕節把這些消耗殆盡，讀到《雙城記》的最後一頁，那感覺像把別人的悲傷用完了，不敢翻過去，像個節省最後一點米飯的孤兒——知道自己無法創造出等量美好的事物填補那個短缺，那怎麼辦？

不，我不想要一個後來沒有聳掉的貝多芬；我是愛麗絲的話，我絕對不讓自己愛他。不能當那個消滅了他才華的情人。

當他的情人的話，我是絕對不會讓他去彈鋼琴的。

不能讓他發現，他的手指牽著我時，比較平凡。